

升菴文集

氏

第四卷

記類

第五卷

論類

辯類

說類

樂解

杜律

第六卷

書類



deli 浙字02260122号 No.6230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太史升菴文集四卷



太史升菴文集四卷

成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新都縣八陣圖記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  
 在新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  
 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為成都近郊則其恒所講  
 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勦  
 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嘒者史謂侯推演兵法作  
 為八陣咸得其要自令行師更不覆敗深識兵機者



此後最難

著筆

所不能洞了。蓋勝之於多筭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於背城而僥倖於深入也。惜乎其方銳意以向中原。而溪蠻洞獠左跳右跋。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憊。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於二曹三馬之梟敵。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筭。不騁于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中巴剽之偏方。事機既已遲。精力又已虧。勇賈其餘師。用其分以爲大舉。譬之逐盜。掠火之家。挺刃決水。猶恐不及。而內有讐賊。自相乘機。胥篋助燎。則雖有倍人之知力。亦自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炎漢。

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嗟乎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

傳之不辛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炎漢

有後之

得去

補五前

歸正

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嗟乎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邪至其故壘遺墟獨為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嘗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猶所罕稱述况能傳其遺跡至今乎慎嘗放舟過夔門吊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為之凡八行六十四絕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

景純

以親吾即

見學力

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刻平之經旬餘復  
 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  
 獨人愛惜之而已耳慶陽韓君大之以進士出宰吾  
 邑始至拜侯之荒祠次觀遺壘重有感焉謂慎曰之  
 果篆鏤燕然銘石藝焉爾人不足稱也愛其藝者不  
 泯其跡矧侯之地而可忽諸今陣圖在夔者有和叔  
 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顧泯焉無  
 所表識使往來不軼樵牧者不禁非缺歟祠宇行當  
 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大書曰諸葛武侯八  
 陣圖碑陰之辭子宜為之夫崇賢存古以示嚮德焉

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者則史氏職也遂書

陣圖碑陰之辭子宜爲之夫崇賢存古以示嚮  
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者則史氏職也遂書  
之使刻焉

江祀記

天子即位懷柔百神南瀆獻官史臣慎作江祀明天  
子之績大統光有神噐爲百神主嘉靖初元仲春吉  
日乃肇修羣祀初筮于己丑原筮于辛丑大昕具冕  
服御正殿臚句傳遐致精純四馳上卿泊近臣徧於  
嶽鎮海瀆古帝先王先師

皇祖諸陵分命史臣慎祀南瀆大江恭代鬯贄往監  
攸沈禮章有昉厥惟多儀夏四月庚辰卜入練辰有

司備物。史臣展儀。肅將天祝。幽贊于神明。舉燿張樂。  
三獻望燎。已事乃竣。川靈答貺。榮光伏氣。旭旭杲杲。  
工祝拜手。稽首曰。惟明天子。不愛牲玉。禮儀具備。神  
降嘏福。慎曰。是知天咫。焉知民則。福在和民。和民在  
善政。善政明神。依失政。民罔依。神亦罔依。  
明神失依。淫祀其崇。遠聰明。醜正直。求諸淫昏。屬崇  
豐昵。非彛明神。其吐之。愼。壬比周。忠直其羞之。世用  
彫政。用秕潤下。反行罔象。遂騰灾沴。重仍漂邑。害稼  
叢降。戾於茲邦。厥驗惟不遠。今  
天子懋建中興。基成民致。神釐正祀。典京邑首觀。四

方毀石經之廟。隋玄明之宮。淫祠攸屏。秩祀孔明。



天子懋建中興基成民致神釐正祀典京邑首觀四方  
毀石經之廟墮玄明之宮淫祠攸屏秩祀孔明人黜  
伏俊良交慶元元蚩蚩咸蠲昏感矧曰明神其有怨  
恫明天子克享萬靈克和萬民惟明覘幽惟幽相明  
幽明禮樂厥鑒無岐嗚呼休哉爾工祝何知秘祝于  
祈年飾瑞于效珍寔陋徃聞惟道洽德潤滌瑕蕩穢  
澤流南紀永我皇仁無疆之休哉史臣頌烈敬垂鴻  
休於玄石

○ 歲享旌忠廟碑記

旌忠廟祀後唐節度使夏公也公諱魯奇守武信日  
董璋反東川攻遂州公在圍城中兵食盡而援不至

懂亦僅二音  
慶也哀也又  
勇也

遂自剄死。公結髮從軍，事莊宗。早立，懂於天下驅馳  
中原，破勁燕，潰驍魏，王彥章號千人敵，竟成擒於公  
手。及其守一隅孤城，反受困於僮豎，豈非天哉。傳曰：  
善死者不亡。公善死矣。以身殉城，以死勤事，忠憤之  
氣凜然千載，宜其赫爲明神廟食一方也。歐陽公修  
史以死事傳之，五代之臣在是列者僅十人耳。  
國朝敦重祀典，非功烈昭映史冊者不與大明會典  
所載。全蜀合祀之廟七，而旌忠廟在焉。豈陳寶之光  
景動人，畏壘之私相尸祝，班乎土人每歲孟夏五日  
遠近相率，虔以承祀。祀祀儀禱用社蜡，顧未有迎享送

神辭縣人士以爲請，乃衍楚辭國殤之義，摛諸聲文。

遠近相率虔以承祀祀儀禱用社蜡顧未有迎享送

神辭縣人士以爲請乃衍楚辭國殤之義摛諸聲刻  
諸麗牲石用薦歲嘗焉其辭曰炳管蕭兮祀椒醕承  
彤嚮兮闖神宇神之靈兮毅且雄精爲星兮氣爲虹  
著光景兮如在標晴霞兮彤彤神之來兮霄曖舒披  
颯爽兮英風噓紛羽旂兮揚鳥旗置霜稍兮繫雲駒  
淵淵兮撻鼓噉噉兮陳竽歌振縷兮舞回裾神醉止  
兮奄虞虞神之去兮靈澤下雨霑俎兮霧蒙竿留我  
禎兮蕃我禧驅伯強兮逐肥蠶畝栖粟兮箔委絲凶  
菑蕩滌兮休德流滋恢台孟夏兮歲以爲期拜神旣  
兮神無射思斗城金壁兮奠我邦土我民敬薦兮無

絕終古

景川曹侯廟碑記

由永寧江下瀘州灘磧凡百十餘莫險於江門驛上  
下數里

皇明洪武中命景川侯曹公震往平治之陝西自寶  
雞達漢中貴州自永寧達雲南之曲靖四川自保寧  
達於利州又自梅嶺橋樁達於青川而江門險難伐  
石穿槽功尤鉅且難川陝雲貴四處東西南北廣輪  
經緯五千餘里置驛奠郵楛橋架棧剗險爲平通夷  
達華航鯨波而梯鳥道去喘嶮而就夷庾其功力豈

音跌孽山

往來要道

細哉乃不易一寒暑而克襄其成殆有神哉五丁之

音跌孽山

達華航鯨波而楸鳥道。云端嶼而就夷。其功尤豈

往來要道  
曰庚左傳  
以塞夷庚

細哉。乃不易。一寒暑而克襄其成。殆有神哉。五丁之  
開金牛。李冰之鑿離堆。豈復讓邪。公自製碑文刻之。  
歲月工費首尾悉具。慎滌過江門。見之屢矣。昔年待  
罪史局。細書石室。訪求國初功臣姓名。不見所謂景  
川者。鳳陽黃金纂述開國功臣錄。巨細頗詳。而亦遺  
曹侯馬。蜀之邵乘亦略不知。修路濬江。昉於何人。非  
缺典歟。中丞百川張公檄納谿知縣李發。建侯祠。仲  
山羅公繼之。鳳岡一軒姚吳兩兵憲先後交。速其役。  
相續遷秩去。功未落成。丁巳孟夏。大巡少宇宋公按  
部至瀘。爰命攝州事馬湖府同知薛治。建綽楔春秋。

歲享徵文於慎爲之銘曰界首之江達于江陽漾以  
長兮溯瀆湯湯亘以石梁舟楫妨兮天啓

聖皇爰命飛將西南方兮谷狠潭狂奠爲夷庚比宣  
房兮百八十霜功積未彰吁可傷兮巴甸滇疆闡幽  
是曩廟以觴兮條革有鶴旌旆其颺匪龐涼兮薦鯉  
膾魴烹豚割羊簠簋享兮徼福祈祥惟神洋洋降茲  
鄉兮南輪北航往來康莊無劬勩兮淦淩昭暘芷茂  
蘭昌昭榮香兮樹碣崇岡刻辭琳琅示茫茫兮

○ 工科題名記

六科爲

天子親吏列署舊在掖門內會值爵攸變乃移署掖

六科爲

天子親吏。列署舊在掖門內。會值鬱攸變。乃移署掖外之兩翼。其爲禁近同也。官名在洪武初爲起居注。尋因在列者八十一人。適合周士數。遂稱元士。又改源士。謂政事本源也。後乃用部名分六科。官稱爲給事中。有都有左右。定秩爲七品。其爲侍從同也。所掌章有參駁。人有糾劾。小有專達。大有合舉。其爲出納同也。厥制大凡如此。諸科故事皆有題名。以署切中禁。多建於東。長安之直廬在工科者。舊有仕版。登首景泰而止。弘治中都給事中王君漢英。鐫石記之。則自弘治而上。遡洪武。比仕版加詳。正德中左給事中

王君拱之。因廬災。碑闕。恐墜。其存。復鏤之。版而續以  
繼者。今都給事中石君季瞻。又惟前所題名。有挂漏  
也。乃取之。聖政記。取之名臣錄。取之。文人之集。取之。  
世家之乘。以所續考。重合二籍。再立石焉。視前大備  
矣。夫耳目之官。聰明攸寄。百度萬務。悉在見聞。聯事  
交承。怠以諉焉。曰非職。思之內也。人其謂斯何。故君  
子謂是舉也。見設官之意焉。見納諫之美焉。見前人  
之績焉。見後世之師焉。見相觀之善焉。見勸忠之誼  
焉。見官常之暇焉。見墜務之修焉。傳所謂言之可名。  
作而可記者。夫是舉也。季瞻實創之。王君明遇。祝君

遙緒。程君廷獻。相之。諸科之。長黃君伯魁。俞君國昌。



作而可記者。夫是舉也。季瞻實創之。王君明遇祝君  
遙緒。程君廷獻。相之。諸科之長。黃君伯魁。俞君國昌。  
朱君應周。汪君天啓。王君存約。相與觀厥成焉。

○四川御史題名記

御史之職。出則布

天子之憲於萬里外。一方政令。聽命惟肅。雖僻於絕  
徼。微於童稚。無不風動。墨吏無藝。與豪猾并植。束手  
歸獄。其良者。則幸其植立。引翼以自遂焉。激揚黜陟。  
任斯重矣。自先王省方之制。廢然後。巡行直指之使。  
見於史籍。東西之略。於是乎知之。內外之治。於是乎  
齊之。重不亦宜乎。弗重則弗行。弗行則遠。或忘遠之

忘治之戾也維

皇建極分天下爲布政司者十三內十三道實監察  
之歲恒廷遣一人往按其方西蜀自古號爲逖遠然  
去漢唐當時都極不過三四千里今

國家宅冀方應北辰蜀越在萬里公私文告郵達以  
月期長吏媿惡簡書達以年期憔悴呻吟之民遷延  
寃滯之獄災沴逋逃之變一不達於縣再不達於州  
天日高遠有終坐債圯而不能達者矣由是言之巡  
行之法天下所均蜀其尤重者也歷

國初至今茲歷凡三十甲子而道揆法守無有遠邇

昭如一日近如咫尺禮不勤省方治不出垂拱實維

國初至今茲歷凡三十甲子而道揆法守無有遠邇

題名記

昭如一日近如咫尺禮不勤省方治不出垂拱實惟  
明明之憲布在萬里與共職者惟良御史乎行臺舊  
有題名石在表著右首永樂甲申逮正德丙子得九  
十二人積歲勒名碑方已盈丁丑姑蘇盧君師邵來  
按乃伐石更端焉新碑名實自師邵始匪用銜交承  
聯歲月而已因其名問其行考其時稽其事于政庶  
有裨乎其說在前碑之跋實君盡言也將拓大前題  
而塞之違又將使嗣者周旋其言而興起焉  
當宁之憂庶其可分遠人之望庶其可達官師之規  
庶其可盡矣君蒞蜀一年餘崇教厚俗禁慝去褻吏

有治程民有真業士有譽籍蓋本其學術之懿而品  
藻之公發擿之健以成之故卓然不愧其言云碑事  
適成君將致代予與爲記也

○四川建昌兵備道題名記

西蜀憲司臬臣奉

璽書整飭兵備者六居東曰東達居南曰敘瀘居北  
曰安綿居西北曰松潘居東北曰威茂居西南曰建  
昌建昌其治古邛都其鎮山曰大雪其江大渡其梁  
度索其濟懸鐘其連良而蠻其距吐蕃其利鏐鍊故其  
兵犀銳其時瘴厲故采小風監使罕至其控衛所無州

縣故人悍而易法守其望京師萬里而遙望成都亦

兵犀銳其時瘴厲故采風監使罕至其控衛所無州

縣故人悍而易法守其望京師萬里而遙望成都亦  
千里而遙故有事則艱於達聞有警則易爲析蕩此  
五服之要服也九州之絕徼也而

當守顧諛巖廊經略兵備之選尤爲重焉事事有備  
備不亦重乎守在四夷邊不尤重乎邇者嘉靖十七  
年以川南壤地綿亘廣輪千里難於控制乃以眉邛  
雅三州八縣併建昌六衛天全黎州二司增爲上川  
南道文經武緯繡錯牙入建節開府於邛而霜降氛  
銷歲行秋焉規撫詳矣擘畫精矣行司舊有題名之  
碑而石理尠泐字類蟬蝨歲乙卯今兵憲北川陸公

音柱勒  
音三音  
音木  
音

重勒堅珉於臨邛之署以趾前美啓後賢可謂品式  
備舉綜理微密矣不鄙以記屬慎昔從史氏後不敢  
以不文辭公在鎮二年揆文教以淑士類奮武衛以  
懲不恪傍睨者初咸危且難之後乃服膺交頌焉是  
非走一人之言也全蜀輿人之言也

○ 兵備姜公去思記 能

雲南治城西上永昌經途所亘旁多寇巢曰金鷄廟  
赤石崖螳螂龜山鐵索箐諸寇夷也不田不蠶劫以  
爲世箐居則以善劫相長雄醜類婚匹女氏輒問曰  
爾男能蹶張而刦商乎若是者以爲恒俗弘治中始

州賓川衛大羅城迷渡戍普湖凡以弭之也而竟不

爾力能蹶張而刦商乎若是者以爲恒俗弘治中始  
州賓川衛大羅城迷渡戍普湖凡以弭之也而竟不  
弭時有其憲臣行部遇寇方截途二商惶迫歸命車  
下夷寇直前立捽二商刃之囊其貨而去若是者以  
爲恒聞嘉靖初太倉姜公夢賓擢雲南副使飭備瀾  
滄首執土酋而威之曰盜所隱貨與盜同罪爾爲世  
官而縱寇分贓乎盜之不獲何以爾爲爾之不治何  
以我爲遂罪其尤者數人諸聞者不寒而慄爭出死  
力以效用奉檄剋期捕賊雖元日不敢歸家無幾何  
巨寇尼龍伏鑽姚騫路通矣又單騎躬至夷箐召譯  
人傳諭之曰有司頃無爾恤悉陷爾民爲盜今吾爾

撫悉令爾盜爲民皮裳菜食任爾生息龍街虎街貿  
易往來爾能從乎衆皆攫騰穽呼曰前此我輩下山  
即執誣指爲賊閉箐深居又難以得食求活之道非  
劫無由也生未嘗見官泣此地亦不曾聞此言有苦  
莫伸今上知我心又恤我生而今而後不爲非矣相  
率解刀弩率妻子羅拜公問之曰是若母與妻耶是  
若子與女邪對曰然爾不愛邪對曰愛因諭之曰爾  
爲盜受戮身首異林所愛非爾有也咸叩頭洒泣拊  
心誓曰不復爲非矣自是夷民出箐爲市無異編民  
行商宵征哨堡晏寢百年來未之前見也夷有虧定

若夙爲盜而富改業而貧妻子怨之評語不已定曰



行商宵征哨堡晏寢百日年來未之前見也夷有虧定

去思

者夙爲盜而富改業而貧妻子怨之誅語不已定曰  
我已矢心爲良矣從汝言脫復有犯何面目見姜公  
引藥自盡其信服異類義感小人如此環瀾滄千里  
行旅戴之如父母惟恐一日去也丙戌春公解官歸  
士君子識與不識皆重惜之商人相語曰我曹無庇  
矣去之日攀鞅拜塵嗟咨涕洟者塞塗十餘里趙州  
同知呂希夷因民不忘立去思碑請文之予聞治盜  
有道不在勝之而在靖之觀公之跡足以爲效矣其  
馭土酋曰威撫箐夷曰仁威逋寇曰義威以先攝令  
則必行仁以心感恩則易結義以耻格惡則永悛由

借音借

得其道也。昧者爲之。徵調千里。騷駭一方。羽檄之馳。則若風飛。輓之急。則若流然。而威之得。喪寇之靖。否猶不可知也。其相懸不亦遠哉。借音公弗可留已。塊焉之石。胡以慰人思乎。惟其良法炳然。率由勿更。則爲道徑而爲力易。是故西人之望也。思公者其有感於予言乎。予言乎。繼公者其有感於予言乎。

新都縣重修儒學記

孔子之道與王化遠邇。偕天地恒久。蓋自鴻荒肇辟。神聖迭興。亨屯彌綸。漸次除久。以易大傳所敘十三卦觀之。自網罟耒耜。至於宮宏上書契。所以厚生安性。

者備矣。緊教化猶未盡敷也。逮於唐堯之世。始命劫。

卦觀之自網罟耒耜至於宮宏上書契所以厚生安性  
者備矣緊教化猶未盡敷也逮於唐堯之世始命契  
爲司徒教以人倫親以五品文明于是乎嘉會比屋  
於是乎可封故孔子刪書始于唐堯而稱堯曰大哉  
而與天同其蕩蕩所謂煥乎文章者在是矣其後成  
湯遂有天下而孔子殷之後也生當春秋之世立乎  
定哀之間帝網沉聖法斁鳳不至麟已踣乃與一時  
明睿英邁之才講繼往開來之學斯文雖厄於上而  
大明於下是契爲一代師而孔子爲億萬代師矣祖  
孫相望上下千載又纂堯之成功文章於無窮而蕩  
蕩與天同大焉惟時禹稷皆聖人皆有大功於民其

後皆有天下。然未有世系綿延與天地並如契之後也。以是知教化之功大矣。天之篤佑斯文者至矣。慨在當時傳習肄業。惟緇帷之林杏樹之壇。舞雩之下。未有宮室居宇及廩食都養。如今日之盛且普也。士生斯時亦何遇之盛哉。吾邑新都之有學舊矣。自漢文翁爲守而還。列城皆有學。而蜀之絃誦比鄒魯。文章冠天下。吾邑者如楊厚之對策。汝敦之孝廉。父子繼美。兄弟蟬聯。著於史冊。炳如丹青。有唐初造文炤。益輝學記。有楊炯之碑。摛辭掞千言之藻。鑿石雖泐。方乘具在。宋興三百年。科第若櫛比。則有若鄧應午。

之師範五城布景範之盡節王事

方乘具在宋興三百年科第若櫛比則有若鄧應午  
之師範五城布景範之盡節王事

聖朝吳元年初趙天澤早識劉基於泥塗以成開天  
攘夷之大功教化焉可誣哉乃弘治甲子歷嘉靖丙  
戌廟廡傾頽爰神無所堂齋坍塌鞠爲園蔬主簿薛  
君海請於巡撫中丞碧泉張公素繼之戴公鱉巡按  
吳臯喻公時提學憲使兩泉陳公濠同聲衆允助以  
罰鍰而教諭伊任訓導劉士充孫翮又汲汲經營不  
愆於素以癸丑上春人日經始三月八日隆棟而水  
有古株躍於水中竒若禹廟之梅梁事符臨武之鼓  
木天若相之成人喜忘其勞遂創此巨役畢茲庀休

以標文化之淵源以昭後進之模楷諸君之功良有裨於吾邑非淺而食不出於頭會泉不出於口率尤人之所難事之可紀也薛尹劉孫四君及學彥某等以慎邑人也見委以記繪天遊聖何假彫蟲之辭大壯斯干聊爲歲月之紀用鐫靈陶裨垂永禩其工直金粟之目董役助貲之人洎審曲面勢之詳太一叢辰之卜並列姓名於碑之陰

楚雄府定遠縣新建儒學記

雲南楚雄府屬縣曰定遠舊未有學按察司提學副使仰齊胡公堯時建議上請于

朝始命建學盛舉也經始于嘉靖二十六年孟秋

使仰齊胡公堯時建議上請于

朝始命建學盛舉也經始于嘉靖二十六年孟秋

萊於二十七年長至學成宜有記縣之官師請于胡

公公乃猥以慎嘗從事秉筆後屬為記之慎參按圖

經域志定遠在漢為越雋郡地三國時諸葛忠武侯

征南中營於此今之望子洞遺址尚存唐武德中置

西濮州貞觀中更名髻州後訛稱牟州宋世淪於段

高二僭夷至胡元立牟州千戶至正改為定遠州

國朝因定遠之名而降州為縣百七十年而始建學

皇明文治之遙聲名之盛使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

多士生斯時斯地亦厚幸矣嗚呼漢之斥土名越雋

者以斯地實越雋水以彰休盛然特為僻土服遠言  
爾武侯南征天威赫著而文治猶未遑唐則先服後  
叛宋則畫界陸沉元雖合為一統而胡俗無譏焉

國家以綱常為治禮樂為教雲南雖去神臯萬里而  
氣厚風和君子道行洪武初元已入榮被天言之褒  
矣咨爾多士涵泳聖涯豈可以憬彼自棄乎矧髮濮  
之名已見牧野其歸仁膺化已兆於武王允清之代  
而武侯之所過化則澹泊明志之道真寧靜致遠之  
心學諸士子獨無興起之思乎夫學亦多說矣肇始  
于六經而發揮於諸儒更僕不可終而走也獨舉武

侯澹泊寧靜之二言者以古者建學立師必本其地



于六經而發揮於諸儒更僕不可終而走也獨舉武侯澹泊寧靜之二言者以古者建學立師必本其地望希賢懷古恒首其儒先武侯在定遠固名宦之首稱巨擘亦後學之指南元龜藏焉修焉之餘而駮焉仰焉息焉游焉之暇而詠焉繹焉亦可以爲成人矣由是而之焉以上希乎聖教敢謂無其人乎庸書以俟若夫建學諸與有勞者皆列其名銜於碑之陰

臨安府鄉賢祠記

嘉靖甲午詔天下正祀典鄉賢之祠遺者增之嚴不在祀法者汰之未勅者於是乎始乃雲南臨安知府事姜安建水州知州事沈憲學教授趙維賢詢輿議

稽郡乘師言僉同堯言攸協乃上於布政使王俊民  
聞於監察御史董珊卒如若請鄉賢之祀自今日始  
也祠我

皇明四公曰杭州府知府張公隆南陽府知府邢公  
幹兩淮運司經歷封南溪知縣張公文宗文昌縣知  
縣田公榮其鮮也蓋嚴也曰居喪哀毀踰禮廬墓官  
處脂膏不自肥澤西湖廣其利鄆水安其鐘考績三  
載最於全浙是杭州公之行也曰贍族而族待以舉  
火起家而家世其清德守瀘州而瀘人尸而祝之守  
南陽而南陽社而稷之是南陽公之行也曰悃悞禔

身孝友睦親膺屢薦不留歸養棄官敦行化俗蕃祉

南陽而南陽社而稷之是南陽公之行也曰悃悞提  
身孝友睦親膺屢薦不留歸養棄官敦行化俗蕃祉  
老壽是南溪公之行也曰不工於媚貴入而有餘於  
裕孱民勇於退田畝而怯於入公府是文昌公之行  
也臨安在唐宋爲剽分元世無聞自

國朝有科目以還金閨之籍相屬而稱鄉賢者僅此  
嚴哉世之巧言強有力者可以百役其私智而不獲  
一於公議蝨於庭蠹於里陽鱗於邦剪公財隸弱產  
豐屋部家華衣光佩市童詡里婦矜朝露未期厭厭  
如泉下人矣况能作九原凜生氣享社獻侑瞽宗乎  
君子謂是舉也昭則戒違彰往勗來是之謂名教名

教之謂政首。政首之謂人綱。人綱。人紀。弗紀。曷昭。曷戒。曷彰。曷勗。裁。作臨安府鄉賢祠記。

七星橋記

且蘭古壤。貴竹今藩。割川雲之剽分。躔參井之餘度。粵乂西路。實貫南中。關號七星。孔明禡牙之地。衛名畢節。關索授鉞之區。雖卉服之雜居。乃朝宗之首路。狂谿狼谷。山狀馬鞍者。彌千危磴。懸崖城比虎牢。而倍蓰兩欽。夾峙而有水千尋。過涉以無舟。夏潦秋霖。鼓洪濤於樹杪。浮丘沉陸。阻行李於荒途。叱石誰感。乎鼃鼉成梁。空瞻于烏鵲。但知行惻。未見當仁。道士

黃一中。厥徒周陽泰。雲遊戾止。喟然歎云。高下必因。

乎鼃鼃成梁空瞻于烏鵲但知行惻未見當仁道士  
黃一中厥徒周陽泰雲遊戾止喟然歎云高下必因  
乎丘澤朝夕恒倣乎日月此雙崖有天生之石岍隸  
千章饒地產之名材人心若堅神功可冀矢磨杵成  
針之志徼折梅寄楠之靈薙獮刊林鳩僞鏤岵淬茲  
寸願礪彼羣徒高義動萬商之淵泉勝緣集三省之  
刀布出翳薈而壯結構剗齟莖以施輿杠鴈齒旁階  
濺沫飛流不染魚鱗上瓦闌風伏雨無虞在天半空  
去地千尺星梁斗柱楮銀漢以橫陳雪浪雲濤拖玉  
虹而曲抱騎無輸載岷不褰裳陽侯驚波易爲方軌  
馮夷浸宅履作康莊相彼橋中潭於黃河手握征南

之節較昔梁孫原於黑水身乘博望之槎豈有一介  
羽流握其十指綿力禪君子之平政遵王道之景行  
歟真夷庚罔煩令甲歡歌美諺近傳羅甸之口碑隱  
行昭名遠契漆園之心印將永玄玄之績可讐郁郁  
之文爰鏤貞珉匪溢華衮薄言觀者勿替引之

雲局記

點蒼山之禁有玉局觀焉四時有雲氣帶其間於夏  
尤著故狀其景曰玉局夏雲張子九言有書舍在其  
下予題之曰雲局精舍一日坐予于堂曰請問學予  
曰子知夫雲乎知雲則知學矣夫雲者爲雨乎雨者  
爲雲乎無雲則無以爲雨矣猶之地產植物花者爲

曰子知夫雲乎知雲則知學矣夫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無雲則無以爲雨矣猶之地產植物花者爲實乎實者爲花乎無花則無以爲實也夫學何以異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無文則何以爲禮無博則何以爲約今之語學者吾惑焉厭博而徑約屏文而徑禮曰六經吾注脚也諸子皆糟粕也是猶問天曰何不徑爲雨奚爲雲之擾擾也問地曰何不徑爲實奚爲花之紛紛也是在天地不能捨博而徑約况于人乎雲天之文也花地之文也六經諸子人之文也見天人而合之斯可以會博約而一之此學之極也張子避席曰夫子命貫矣請終身誦之

碧嶢精舍記

滇海西斥舍舟登陸俗曰高橋稽之古志橋實曰嶢以山形似秦嶢關受此稱爾高嶢與碧鷄相望如箭括毛東鎮氏有別廬在其下精舍之顏誦古定曰碧嶢慙獻疑於楊子曰茲嶢也沂知之沂號之如俗所不知何易諸已諸楊子曰無易仍爾也君子期人以雅不以俗待人以博不以陋昔者孔子之作春秋也經書善稻吳名則伊緩也經書太原狄名則太鹵也經書蚡泉狄名則矢胎也穀梁子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范甯曰物類地形當從中國至於人名則從本俗楊子讀而詮之曰大哉孔子辨物正名奧哉穀梁



主人范甯曰。物類地形當從中國。至於人名則從本  
俗。楊子讀而詮之曰。大哉孔子辨物正名。奧哉穀梁  
啓蘊。發隱號從中國。故去大鹵。伊綏矢胎而從大原。  
善稻蚡泉也。名從主人。故介葛盧。戎曼子皆不易矣。  
慎往年執簡史局。細書藏室。見洪武中有請以春秋  
兩漢地名。名今各驛傳。詔既從其請。叟復書其事。  
皇祖之謨。春秋大復古之意也。慎自執戟于滇。每慨  
物類與地形名失之陋俗。若崒嶮而爲祿。膝呂閣而  
爲呂合。金浪巔之爲丁當。丁瀾滄江之爲浪愴江也。  
不止峽之爲橋耳。方言旣訛。郡志踵謬。豈君子雅俗  
而博陋之心。爲盛世一統而同文之義乎。東鎮于春

秋專門其學而又以世族閱子明習當世茲名也固  
雅俗博陋之濫觴辨物正名之拳石與因注而志之  
若夫臨睨眺聽之美蒼薈蔚清冷之興卷中能賦者則  
備矣

郭門雙節記

叅戎雲屏郭公廷用楚之長沙茶陵世家也嫡母蕭  
氏以三十一歲實所天生母許氏以十有九同守孀  
操是時雲屏方在蓐室二夫人毓遺腹以至成童又  
遭家難豪仇侵誣欲加陰害甘心焉二母曰祖爵不  
可墜也罄其家貲賄以藩身幸脫我仇之疾雲屏甫  
五齡得從優給之例十六歲蔭世爵二母慈愛於閨

可墜也。罄其家貲，賄以藩身。幸脫我仇之疾，雲屏甫  
五齡，得從優給之例。十六歲，蔭世爵。二母慈愛於閨  
中，而嚴囑，榘楚於師席，以抵學成。中武進士前列，嫡  
母以三十例，格於旌典。而生母十九例，得之而壓於  
嫡。雲屏孝思之誠，未得一伸。乃甲寅歲，視篆蜀閬，百  
廢興而積弊，剗部曲諸武弁，皆洗心依歸。嚴明文雅，  
兩臺交薦，及膺

簡在陟，迤西川貴左將侍，慈幃還楚，求終養。入奏未  
久，戊午春，方命駕永寧。時有邊警，又值明堂大厦掄  
材之役，公私劬勩。公處之裕如，兵不煩而式遏，民不  
瘁而事集。兩省賴之，而雲屏愛日之念未忘也。一日

楊子補文卷之四

以其事語定水馮子馮璇曰吾遊於楊升翁之門翁  
史氏也一言垂於竹帛比之前代衛風栢舟之詩劉  
向烈女之傳播榮名於百世與旌表綽楔之典同顧  
不躋歟雲屏喜曰是吾志也此可以發吾二母之潛  
德矣慎也既雅重雲屏之孝思敢愛不腆之辭以裨  
風化乎作郭門雙節記

○內江蕭氏雙節記

內江蜀之望縣也蕭氏內江著姓也雙節者何庠生  
之慈母陳氏御史蕭世延所生之母李氏也陳李者  
妯娌也皆喪所天而葆貞植孤以亢蕭宗故曰雙節

云陳富順縣人年十九來歸巡檢蕭騰七年而騰卒

妯娌也。皆喪所天而葆貞植孤以亢蕭宗故曰雙節

云陳富順縣人年十九來歸巡檢蕭騰七年而騰卒  
陳僅二十六歲且未有子正室陰氏之子世建甫十  
一歲未幾陰氏繼卒陳誓志孀居有欲奪其志者陳  
泣曰吾一移所天孤子將誰撫蕭祀猶矣乃躬躬然  
塵翼翼然藏以世建爲命償鏹釧市書冊勸以學世  
建長爲受室余氏余復天卒遺幼孫曰衡年始六稔  
又以蘅爲命益拮据治絲緝營粟布形影相依自黃  
口至白首今則六袞有五矣李氏邑之梧桐里人年  
十八歸贈監察御史蕭公露生子世延九歲而露卒  
嫡吳氏日相持而飲泣曰町町孤孺生將奚托蓋虞

李之少不安其室也。李矢之曰：孤在我之懷，日在天之上，寧死蕭牆下，忠悖三從，訓乎與吳相依，食然後食，寢然後宿。以其子若吳，亦母之如已。出經畫內政，井井中度。雖頓遇荒曠，而婚喪慶吊，內宗之週助，無廢禮。至於教子務底於成，蜚騰竟如其願，則造物之報匪忒矣。嘉靖庚子，壽終。以子貴，贈太孺人。陳亦爲部使者，行縣扁其堂曰貞節。一時雙節并曜，同門邑里上其事於當路。當路大夫屢核其實，會上其事于朝，表宅植楔，有日矣。嶺南少卿東洲李公邦直狀其行，作雙節傳，且曰：堂前之陳斷臂之李，青史所

紀彤管有煇焉，然皆爲人妻者也。而副室未之前聞。

狀其行作雙節傳且曰堂前之陳斷臂之李青史

紀彤管有煇焉然皆爲人妻者也而副室未之前聞也皆異地者也而一門未之前見也皆異時者也而一代未之前紀也歎其難乎曾其傳乎慎母族內江旣稔聞其事又讀東洲傳偉其文撫卷而喟曰是幽足以動天地感鬼神明足以享人倫移風俗可傳可記可詩可頌劉向之籍僧繇之圖栢舟之風陶嬰之歌何以加焉乃略舉大綱以爲斯記以附蕭氏世譜及內江邑乘他日國史下採大書特筆尚有考于余言慎也嘗從事於史局矣

太史升菴文集四卷

太史丹菴文集五卷



太史丹菴文集五卷

成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二伯論上

楊子曰世儒多稱五伯濫矣夫子見其二矣未見其  
五也五伯并稱桓文之意荒矣夫伯何爲者也中國  
陵四夷競有能聯諸侯同會盟以役社稷以固維城  
是之取爾由此其選者桓其首也伯之雄也文其繼  
也桓之匹也未有三此者也彼秦宋楚何爲者哉秦  
伯之繆也宋伯之虜也楚伯之寇也繆虜寇何伯之

有焉自以為伯不明也。人從而伯之，遂聲也。且言秦繆何業而為伯哉？或曰：三置晉君，非業與？楊子曰：是狐狸之而狐掘之也。奚其置？或曰：惠懷失之，重耳得之矣。奚其不置？曰：君子之置，以已亂也。其上務正之，次定之，其下幸之。秦之置晉也，幸之而已矣。且不先置重耳而置惠懷，使晉亂者，終一星而踰六閭，若繆公先惠懷而死，則有人誰置？否則重耳先繆公而死，則欲置誰人？是晉亂終無已也。重耳之立天也，非秦也。或曰：秦誓之書，孔子何以錄也？曰：秦繆公口一時悔過而心終身，遂非孔子錄之於書，惜其違百里矣。而用孟明，匪取之也。君子之悔過也，以質小人之貽。

此段已解

此段不確

悔過而心終身遂非孔子錄之於書惜其違百里奚

而用孟明匪取之也君子之悔過也以質小人之悔過也以文秦繆公之悔文而已故以爲書之終焉感世變焉蓋傷之也書之秦誓也猶詩之黃鳥也皆刺也非美也如以秦誓爲美也則黃鳥亦美乎或曰置惠懷者公子摯之爲也用孟明者公孫枝之爲也殉三良者康公之爲也曰摯則謀而公實聽是曰繆聽枝則舉而公實任是曰繆任康則承而公實命是曰繆命三繆亦大矣死謚曰繆宜哉子故曰秦伯之繆者也宋襄之始求伯也一會而霍二國之君是醜之健嗔也一戰而見執於盍是嬰之抗虎也再戰而夷

論子

於泓以放手死是卵之鬪石也是僂人耳夷俘耳而  
可以俎豆於桓文乎予故曰宋伯之虜者也夫伯也  
者攘夫夷者也楚莊身夫夷者是高宗之所伐也  
周公之所膺也而可進乎况又負其蛇豕之力凶其  
水草之性聖人豈其以伯而與之若以爲強而與之  
則夫差也泰伯之裔也句踐也大禹之裔也且猶不  
與之而豈以伯與楚哉故曰楚伯之寇者也嗚呼論  
世於春秋考秉於孔子而已矣孔子之言曰其事則  
齊桓晉文稱管仲曰如其仁如其仁又曰齊桓正而  
不譎晉文譎而不正下此無譏焉予故曰桓其首也

伯之雄也文其繼也桓之匹也未有三此者也

不譎晉文譎而不正。下此無譏焉。予故曰桓其首也。  
伯之雄也。文其繼也。桓之匹也。未有三此者也。

二伯論下

或曰：然則五伯并稱，何昉乎？曰：昉乎戰國之世。戰國之士，所以鼓譟其君者，則伯而已矣。曰：桓與文，怵其高而畫也。故下及秦、宋、楚，曰：繆亦可伯也。虜亦可伯也。寇亦可伯也。盛鼓於時，遂弗改於後耳。或曰：謂秦爲伯者，孟子之言也。左氏之言也。謂宋爲伯者，公羊之言也。謂楚爲伯者，又左氏之言也。三子之言，非與？曰：孟子激辭也。左氏誣辭也。公羊偏辭也。孟子嘗稱百里奚曰：秦繆公用之，而伯矣。又曰：相秦而顯其君。

孟子卷之五

於天下矣。又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又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且桓文之事不道矣。秦繆反可道乎？管仲不足爲矣。百里奚反可爲乎？當究其說矣。時則有以伯軋已者，故貶管仲以拒之。時則有以游說軋已者，故又申百里奚以抑之。亦不思秦於百里奚，曷嘗盡用其言乎？秦曷嘗伯乎？君曷嘗顯乎？故曰：孟子激辭也。左氏於百里奚如遺而譽孟明如不及。旣歸而執，則曰：不以一青掩大德。又曰：孟明念德矣。焚舟則曰：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夫孟明不智無勇，違父誤君，百里奚不幸而生此，不肖之子，秦繆公不幸而畜此，不令之臣，千里而襲人，強

孟明不智無勇違父誤君百里奚不幸而生此不肖

之子秦繆公不幸而畜此不令之臣千里而襲人強  
賊之行也臨戎而見執沒世之耻也焚舟之後晉特  
不出秦無少加于晉也封尸而歸何棟於塗地之敗  
也曰德何德曰念何念西戎素服於秦豈由封尸而  
伯也左氏之筆於是爲曲矣舍其父而稱其子掩其  
是而飾其非後人又溺其文而信其事不可哉故曰  
左氏誣辭也公羊之言曰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雖  
文王之師不是過君子不暇責其重許襄公而恨其  
輕待文王也今夫邠也而與流丸齊注不自虞暇而  
籍石以綿織兒知笑之矣然則公羊不出尸之臞儒

也。其習鄙其言戇。故曰公羊偏辭也。一邲之戰左氏  
假借楚子滔滔千言。沛若有餘。楚子夷且陋。又臨戎  
當陣而引三詩。援七德。若橫經之儒。其誣可知。予無  
責耳矣。或曰是則然矣。子以秦伯之謚爲繆。何哉。曰  
子不觀謚法乎。名與實爽。曰繆。布德執義。曰穆。之二  
者判然殊也。古之得此謚者。秦曾以之。學者疑秦伯  
霸主。魯公尊賢而皆遂。更名繆爲穆。不思其終違蹇  
叔。徒尊子思。是爽實之大者也。繆不亦宜乎。或曰然  
有證乎。曰有。墨家之徒。纏子佑鬼神而引秦繆。公上  
帝。賜之年九十事。儒者董無心。難以秦繆。晉文且曰  
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者。天



帝賜之年九十事。儒者董無心難以秦繆晉文且曰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者。天賜之年。有德惠之表者。天奪其命乎。史記蒙恬傳曰。昔者秦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古之可證者若此。予言豈無稽哉。

### 廣正統論

遜志方子作正統論。大槩以夷狄篡弑女主三者非統之正。其論精且悉矣。因而廣其未備云。楊子曰。夷亂華。足加首非乎。而夷狄是已。是曰易天明。胡元極矣。稽誅於兩儀者也。柔乘剛。陰干陽非乎。而女主是已。是曰遂天常。呂武極矣。稽誅於三綱者也。戕其主

逆其天非乎而篡弒是已。是曰亂天紀。稽誅於萬世者也。莽操極矣。皆重絕於春。龜者也。或獻疑曰。胡元也。呂武也。莽操也。皆後乎。皆龜者也。何以見其誅絕於聖人也。曰。推以例之。是以知之。書楚人外荊舒。是以知其不與夷狄也。絕姜氏孫夫人。是以知其不與。女主也。書乾侯黜季氏。是以知其不與篡弒也。夫女主也。夷狄也。春秋之世。則未有如胡元呂武也。而羿浞竊夏四十餘年。則有莽操之儔矣。未有以統與羿浞者也。是篡弒者非直春秋不與也。夫人皆不與也。以篡弒之不得與。知女主夷狄之必不與也。曰。是則

然矣。王通氏嘗帝元魏矣。歐陽氏嘗紀武墨矣。凍水

以篡弒之不得與知女主夷狄之必不與也曰是則  
然矣王通氏嘗帝元魏矣歐陽氏嘗紀武墨矣涑水  
氏嘗帝曹魏寇武侯矣曰通也偏劉子玄已駁之矣  
歐也迷伊川翁已正之矣涑水也固朱子已改之矣  
三子之瑕也尤也可攻也不可效也然卽三子而論  
則歐陽涑水猶無說也通則有說矣其曰亂離瘼矣  
吾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卽吾君也居先王之  
國受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謂之何哉是其言也偏  
也迷也固也通兼有之嘗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之  
所自立也旣曰帝王自立夷狄豈得而立之通之言  
自相戾矣且元魏之慘殺史所載有不忍觀者生民

何庇乎元魏居先王之國子先王之民矣何嘗受先  
王之道乎通又自戾其說矣嗚呼通生元魏之地則  
帝元魏使通生莽操之世亦將曰吾誰適歸卽吾君  
也是何異於甄豐華歆若使吕后傳於其女魯元公  
主武氏傳於其女千金公主而魯元千金又女女相  
傳通生其時亦將事之通作其史亦將帝之又何以  
異於陳平魏元忠何足以爲通惜哉通而有是也近  
世無錫邵尚書之說曰華夷之輕重以地亦以人中  
國帝王人地俱重蠻夷荒服人地俱輕人重而地輕  
則有若箕子之在朝鮮人輕而地重則有若陸渾之

在伊洛故曰名從中國物從主人小物且然而况大

則有若箕子之在朝鮮人輕而地重則有若陸渾之  
在伊洛故曰名從中國物從主人小物且然而况大  
器乎如使猾夏者遂稱帝王則用夏變夷者將亦從  
之夷乎王通氏誠變于夷者也是足以誅通矣或曰  
方子以正統之說起於晉樞信乎曰信也豈唯春秋  
易傳昭矣班固作曆志引易傳曰古者庖犧氏之王  
天下也繼之曰庖犧氏沒神農作神農沒黃帝氏作  
黃帝既沒堯舜氏作此卽正統之說也夫庖犧氏之  
後神農之前有共工氏伯九域祭典存之而周易不  
載其序以其任知刑以疆而不王也德之劣者聖人  
且黜之不載焉有易天明反天常亂天紀而可以承

正統乎。夫萬代之統猶一代之宗。商之賢者十餘君而太甲稱太宗。大戊稱中宗。武丁稱高宗。爲宗者三而已。降而至漢上之自尊。下之媚上。世已非商比矣。而其稱宗者曰太宗者。文曰世宗者。武曰中宗者。宣而已。同姓一代不皆宗。則易姓承代不皆統一也。至唐則無賢不肖。淫僻天昏者皆宗矣。無賢不肖。淫僻天昏者皆宗。則無惑乎夷狄篡弑。女主皆統也。國之統也。猶道之統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則如荀如楊者。不敢輕以道統與之。夫不以道統輕與之。則道

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則如荀如  
楊者不敢輕以道統與之夫不以道統輕與之則道  
猶尊而統猶在也如使道統而可以承之可以假借  
秦之道統可付之斯高漢之道統可屬之蕭曹而晉  
宋齊梁之道統可移之佛圖澄鳩摩羅什乎道統不  
可以乏而假之斯高蕭曹澄羅三靈之主太寶之位  
而以夷狄腥膻之女主營穢之篡弑戕賊之亦何以  
異於道統與斯高蕭曹澄羅乎方氏之論確矣有金  
華太史者獨是之予之言立而方氏之論益明必有  
是乎予如金華者乎將無作廣正統論

古今人表論

班史古今人表予反覆論之其謬有四一曰識鑒之謬二曰荒略之謬三曰名義之謬四曰妄作之謬夫傳道者曾子乃列於冉閔仲弓之下蓋不知曾子不與四科之故也首霸者齊桓乃居於四公之次蓋不知五霸莫盛於桓文之說也曾隱列於下下而葛伯及於上中若以讓桓爲行善而未盡彼廢祀仇餉者惡未極乎嫪毐列於中下而於陵仲子與之同等若以好名者誠非中道彼淫穢叛逆者尚可齒乎此其識見之謬也夔后夔也居夔於上下出后夔於下上韋豕韋也寘韋於下上列豕韋於上下是以一人而

二之郵無卹與王良並著范武子與士會俱垂是名



韋豕韋也。寘韋於下上，列豕韋於上下。是以一人而  
二之。郵無卹與王良並著，范武子與士會俱垂，是名  
謚而離之。此其荒略之謬也。茲二謬者，古人嘗論之。  
見於張晏羅泌之書，然猶就其成籍而謫之耳。若其  
名義妄作之謬，則未有及之者也。予以爲固作漢書  
紀漢事也。鴻荒以來，非漢家之宇。上古群佐，非劉氏  
之臣。乃摠古今以著人表，旣已乖其名，復自亂其體。  
名義謬矣。有仲尼之聖，然後可以裁定前人。憲章後  
世，然而六經之述，必待晚年。固何人也。而高下古今  
之人乎。依阿人螭，自取天憲，使其自署。當在何等身  
陷於重淵之下，而抗論於遼霄之上。誰其信哉。昔荀

卿論十二子一時人耳識者猶或非之固又豈卿儔乎謂之妄作可也大謬若此而古人之論曾不及之豈以爲不足論乎班史文詞世所深好蓋有愛忘其醜者矣注家之說曰六家之論輕重不同百行所同趨舍難一班史所論未易掎摭陋哉顏氏誠班氏之佞臣乎

魯之郊禘辯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予讀其言雖愛其辭之麗義之正而未嘗不病其

考究之不精也魯之僭天子禮樂魯之末造非成王

也予讀其言雖愛其辭之嚴以義之正而未嘗不病其  
考究之不精也魯之僭天子禮樂魯之末造非成王  
伯禽之爲也昔者成王命君陳拳拳以遵周公之猷  
訓爲言猷訓之大無大於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  
首廢之哉此以理而斷其事之無也以孔子之言考  
之論語載子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中庸  
載孔子之言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  
所以事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  
如視諸掌乎此二言者微言以見其義也又恐當時  
之不喻也故又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

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亦既十露一二矣。又恐後世之不喻也。則又曰杞之郊也。祀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是天子之事。守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孰有深切著明如是乎。以上數言著其意。而春秋魯頌著其事。春秋書禘于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公也。書四卜郊。見郊之僭。始于僖公也。魯頌閔宮之三章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言成王命伯禽以爵土耳。其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下。則詩人美僖公郊祀之事。未見出於成王之所命也。孔子於春秋書郊者九。始僖終哀。使隱桓莊閔之世有郊矣。爲而不書魯頌之頌僖正以著其僭之始耳。此以

春秋書郊者九始僖終哀使隱桓莊閔之世有郊奚

爲而不書魯頌之頌僖正以著其僭之始耳此以春秋魯頌考之而知郊禘不出於成王之賜也且史者載事之書也以天子禮樂賜諸侯豈細事哉左氏未嘗言之公羊未嘗言之穀梁未嘗言之國語未嘗言之公羊之言曰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其言卽孔子之意也隱公嘗問羽數于衆仲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從之于是初獻六羽若如八佾之賜果出成王則衆仲胡不舉以對據此則隱之世未有郊可知莊公觀齊社曹劌諫曰天子事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祭先

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據此則莊公之世未有郊可知  
知臯鼬之盟萇弘欲先祭祝鮀述魯衛初封之寵命  
賜物其說魯之寵錫大輅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  
繁弱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官司彝器織悉畢舉使有  
天子禮樂之賜鮀也正宜籍口以張大於此時而反  
無一言及之乎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  
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  
天子之禮也賜果出於成王子家敢面斥昭公以僭  
而不諱邪由是觀之魯之僭非特郊禘而已天子之  
禮樂大小皆悉用之矣周公閱來聘魯饗有昌歆彤  
鹽而辭不敢受甯武子聘魯嘗魯饗之賦湛露彤弓而

禮樂大小皆悉用之矣。周公閱來聘魯饗，有昌歜形，而鹽而辭，不敢受。甯武子聘魯，魯饗之，賦湛露彤弓，而曰：「其敢干大禮。」二子之辭，蓋惡魯之僭也。以是觀之，可見魯之僭尚未久，故上自天子之宰，下至鄰國之卿，苟有識者，皆疑怪遜謝。而魯人並無一語及于成王之賜，以自解。以此知其誣矣。予考呂氏春秋云：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報，蓋未允也。此豈非明證大案哉！比事而觀之，襄王出而入也，尚不許晉文公之請，遂平王之弱而遷也，猶不允魯惠公之請郊，成王之賢倍於襄平，尚靳之，而謂成王賜之，晉文魯惠尚不敢輕用，而謂伯禽受

之有是理乎若已賜矣已受矣魯惠又何須復請乎  
或曰子之言則然矣然禮明堂位有是言也祭統有  
是言也詩魯頌傳有是言也噫三言者皆虛也明堂  
位之言魯之陋儒欲尊宗國如亡是公之聘齊烏有  
先王之誇楚有是言無是事也其言也不足以揚名  
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漢儒無遠識以明堂位入  
禮經而祭統之說因之魯頌之傳因之故祭統之謬  
駢明堂之枝指也魯頌之謬承明堂之餘竅也君子  
不稽經合傳而偏此之信亦固矣且明堂位之言亦  
自相反旣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以天子禮  
樂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旣曰成王又曰康王成



自相反既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以天子禮樂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既曰成王又曰康王成王既賜康不應復賜執此以訊如無情之獄一鞫而見其肺肝矣蓋自王澤之竭處士橫議謂舜臣堯或謂囚堯謂禹德衰謂伊尹割烹要湯謂孔子居衛主癰疽瘠環南遊交辭於漂女皆厚誣聖賢自便已私與此說之興蓋同時也幸而孟軻氏辯之孔子順辯之而成王伯禽之事既不幸不得明者之辯而號爲大儒者方引之以解經使成王伯禽蒙首惡之名於千載予其可無辯乎古語曰三占從二今諺云四不拗六言貴從衆也經傳之明證大案其衆如此曲儒

之單聞孤說其寡如彼辯是非於千載之下當何從亦從其衆而已

息壤辯

山海經云鮫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羅泌作路史發揮求其說而不得乃云楚有地名息壤其土能長若人之贅疣然是昧而道也按許叔重說文解字云壤柔土也書曰咸則三壤孔安國云無塊曰壤九章筭術云穿地四爲壤五爲堅三壤是息土和緩之名周禮地官十二壤注壤赤土以萬物自生則言土土吐也以人所耕樹藝則曰壤土堅而壤濡前漢書鄒陽傳注梁益間所愛謂其肥盛曰壤又堯時有擊壤歌

也。以人所耕樹藝則曰壤。土堅而壤濡。前漢書鄒陽傳注。梁益間所愛。謂其肥盛曰壤。又堯時有擊壤歌。耕者拔其陳根。擊其堅塊也。又漢令解衣而畊曰襄。壤字从襄。蓋耕治之土也。宋楊億當制與遼國書云。隣壤交歡。太宗以嫌于糞壤。朽壤易作境字。以上數文證之。壤字之意明矣。山海經所云鮫竊帝之息壤。蓋指桑土稻田可以生息。故曰息壤。土田皆君所授於民。故曰帝之息壤。鯀之治水不順。水性而力與水爭決。耕桑之畝。畝以堙。淫潦之洪流。故曰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其義豈不昭矣哉。古書傳之言。本自明且昭。而解者翳且晦。此類多矣。

性情說

尚書而下。孟荀揚韓至宋世諸子言性而不及情言性情俱者易而已。易曰利貞者性情也。莊子云性情不離安用禮樂甚矣。莊子之言性情有合于易也許慎曰性者人之陽氣性善者情者人之陰氣有欲者李善曰性者本質也情者外染也。班固曰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鈞命決曰情生於陰欲以繫念性生于陽欲以理執。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王弼曰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是易之所謂利貞也。莊子所謂不離也。故曰君子性其情小人情其性性猶水

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是易之所謂利貞也莊子

所謂不離也故曰君子性其情小人情其性性猶水也情波也波興則水墊情熾則性亂波生于水而害水者波也情生于性而害性者情也觀于濁水迷于清淵小人也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者君子也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舉性而遺情何如曰死灰觸情而忘性何如曰禽獸古今之言性情者易盡之矣莊子之言有合于易者也述性情說

廣性情說

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情也道心性也精一執中約情之偏而合性之中也

情性乃為情  
情之離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象謂之物法謂之則五性  
 出於五行金神曰義木神曰仁水神曰知火神曰禮  
 土神曰信是五性之物之則也六情出於六氣好生  
 於陽惡生於陰善生於風怒生於雨樂生於明哀生  
 於晦是六情之物之則也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感物而動情之慾也天靜曰性欲動曰情李燾曰人  
 之性靜欲實汨之性也者所稟於天神識是也故為  
 形骸之主情也者所受於性嗜慾是也故為形骸之  
 役周子曰誠無為幾善惡誠性也幾情也性則根抵  
 情其旁榮側秀性其枝幹情其窠數寄生也孟子曰  
 人之性善言性也未及情而言之也荀子曰人之性

情其旁榮側秀性其枝幹情其窠數寄生也孟子曰  
人之性善言性也未及情而言之也荀子曰人之性  
惡言情也未及性而言之也楊子曰人之性善惡混  
韓子曰性有三品襍性情而爲言也必若孔子之言  
而後備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是合性情言之也而  
諸子之說在其中矣宋儒析性情爲義理氣質之分  
似也而曰孔子之論性乃氣質之性孟子之論性乃  
義理之性力主孟子而陰若不足孔子者非也或曰  
若子之論性固善矣則是堯舜無情桀紂無性也曰  
善哉子之問吾盡諭子堯舜非無情性其情也桀紂  
非無性情其性矣吾非善子之問爲是也得子之問

吾說益明是以善之也

### 格物說

格物之說近日解者何其紛紛乎有以格爲正者大學之始遽能正物則脩齊治平皆贅矣曷尋格字之本原乎格之爲字从木爲義从各爲聲俗云門格窻格亮格皆是也格者隔也格而蒙之帛明旣不蔽而塵又不入嗚呼外物爲吾心之塵也多矣色聲香味皆心之塵也吾心之塵隔之使不侵卽所謂姦聲亂色不留於聰明淫樂慝禮不接于心術茲非格之說乎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也茲非物之



乎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入  
化物也入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也茲非物之  
說乎大學之始以格物爲首格物者持敬也持敬爲  
窮理之本卽格物以致知之說也或曰如此則釋氏  
六塵之說是乎曰彌近理而大亂真佛氏惡姦聲亂  
色并聲色而欲去之而卒不能去也吾儒則去其姦  
與亂而已雅聲正色不去也佛氏惡淫樂慝禮并禮  
樂而欲去之而卒不能去也吾儒則去其淫與慝而  
已嘉禮和樂不去也是猶窻隔而蒙之以帛明旣不  
蔽而塵亦不入也釋氏則如築暗室而枯坐其中塵  
雖隔而明亦窒矣謂之明心適以死其心也何可以

同日語哉宋呂氏解格物致知云與堯舜同者忽然  
自見此釋氏一聞千悟一超直入之說也又曰求其  
所以爲知則爲格物忽然識之則爲物格此釋氏聞  
聲悟道見色明心之說也已爲先儒所闕棄而不用  
近日好奇者復陰祖其說而陽諱其名吾誰欺欺先  
聖乎

### 耕樂解

松江金雲卿自號耕樂良史圖之君子賦之  
復請於予做賓戲作耕樂解

耕樂主人荷鋤於壠上有游談公子過而勞之曰苦

哉子之業也昔孔子鄙樊須之學稼孟子闢許行之

耕樂主人荷鋤於壠上有游談公子過而勞之曰苦  
哉子之業也昔孔子鄙樊須之學稼孟子闢許行之  
並耕蓋天之生時也水毀木飢火旱金穰五行而害  
者居三焉土之分民也士尚志工執祕商貿利農盡  
力四民而農獨勞焉雨暘之不時則憂肥瘠之相掩  
則憂狼莠則憂螟蜮則憂在野熾苗勤動終歲穫不  
償力餒在其中子之業良苦自今以始能易業以從  
我乎主人怡然笑曰子何年之壯言之少貌之揚趣  
之卑也我則勞子子有何勞於我子惜我農乎而以  
妄說之奚姬魚語女天田丈人乾象之垂同穎嘉禾  
坤文之瑞帝號神農長於上古官爲后稷祀於萬禩

若知農道乎夫農祥正靈雨零澤腹泮陽瘴盈穀精  
始出苜葉初生決萬頃之渠吾逢瀛也聽九扈之鳴  
吾韶英也茲吾樂歲之始也及其萬寶得正秋餘糧  
宿畝首穡穗有利鴈鷺得食東有茨梁西有坻京朋  
酒爲享同里合釀主歌良耜客稱太田茲吾樂歲之  
成也歲歲相嗣樂樂無窮或雨或暘或腐或稿吾能  
節之以畝漕之盈虛或肥或瘠或盈或耗吾能時之  
以菑畬之淺深或狼或莠憂或傷之吾能加耘耰之  
功或螟或螽憂或侵之吾能做祭步之法茲又吾所  
以先勤而後欣早倦而晚燕者也吾嘗思之鷓夷龍

斷誇其壽筭不資吾農將守囊而待斃刻者削錄

以先勤而後欣，早倦而晚燕者也。吾嘗思之，鷓夷龍

斷誇其籌筭，不資吾農；將守囊而待斃，刻楮削鏹，不  
其精巧，不資吾農；將鞞器而爲享，豈若吾業用裕我  
身，潤及我人，是以少習長安，不見異物，以遷焉焉，往  
而不樂哉？公子曰：是則然矣。匪耕無以爲樂乎？上世  
之士，何必耕也？耕樂，主人曰：子難喻若此乎？試泝上  
世，何人不耕？何耕不賢？君籍千畝，卿有圭田，養則食  
其力，祭則告其虔，故馳東帛者，在丘園，求干城者，於  
中林，相鄣者，有莘之氏，伯齊者，叩角之吟，自周章一  
蕩，天子不省耕，牧伯不勸農，師衆不服耒，庶人不安  
畝，是故伐檀有素飧之譏，鴉羽有何食之嘆，而使橫

議者坐享任俠者暴殄悲夫以是論之非治世無樂  
農也今吾與子幸生太平不思結廬守本業擊壤詠  
帝德而欲崇游墮之習慕戰國之風重伐檀之譏增  
鵠羽之嘆無乃不可乎吾不招子而子反招我異哉  
公子頽頽而不能視班馬而不能去攝拱竒拜而謝  
曰子天隱者也問姓與名再三不告曰子蓬心之士  
也速去耕樂主人方徜徉乎笠澤之墟率其屬述祖  
德於金天氏之裔隱其名慕南溟之逍遙交食於地  
交樂於天終身不易其業也

閒書杜律

杜詩可以意解而不可以辭解必不得已而解之可

杜詩可以意解而不可以辭解必不得已而解之可  
以一句一首解而不可以全帙解全帙解必有牽強  
不通反爲作者之累世傳虞伯生註杜七言律本不  
出自伯生筆乃張伯成爲之後人駕名於伯生耳其  
註首解恨別云杜公初至成都未得所依故以別爲  
恨不知唐室板蕩故園陷虜雖得所依豈不以別爲  
恨公豈如江佑淮商風水爲鄉舡作宅一得醉飽不  
思家者乎解搖落深知宋玉悲云惟深知其故故千  
年之後且爲悲歎惟其亦吾之師故閔其蕭條解生  
長明妃一首云惟其去紫臺故春風面不可見惟其

獨留青塚故環珮聲歸月下聞此乃村學究腐爛講  
套語豈可殘杜乎解曾閃朱旗北斗閑云亦嘗樹旌  
旗於北斗城中以享安閑之富貴北斗閑三字而上  
下添十二字乃成文何異世傳怒揮門不報打鋪路  
無籠之詭謠耶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  
本言亂離蕭條之狀而解云織女不能機杼故曰虛  
石鯨相傳有靈故曰動此何異眯目而道黑白者絲  
筆昔曾干氣象本說登山而云以文彩弄筆干動時  
貴以擬飛騰此又視老杜爲鑽刺乞哀之徒矣幽栖  
地僻一首本是喜客至之意乃云亦姑以覘其誠意  
否是杜之陰險逆詐也豈所謂以小人之心而度君



杜僻一首本是喜客至之意乃云亦姑以覘其誠意  
否是杜之陰險逆詐也豈所謂以小人之心而度君  
子者乎預傳籍籍新京兆青史無勞數趙張本是期  
以古賢乃註云此去朝廷定有陞擢既爲京兆少尹  
必陞三輔大尹此何異星士壽書預寫賞帖耶可惡  
可厭其他尚多聊舉一二耳牽纏之長實累千里此  
旣晦杜意又汚虞名曷鏡其板勿誤人也

太史升菴文集五卷

太史升菴文集六卷

太史公作史記  
 其意蓋在  
 下知其所以  
 必也三解大  
 心古之入  
 千其子所  
 其意蓋在  
 下知其所以  
 必也三解大  
 心古之入  
 千其子所



太史公作史記  
 其意蓋在  
 下知其所以  
 必也三解大  
 心古之入  
 千其子所

太史升菴文集六卷

成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與歐陽子重都憲書

不肖不天。禡延我先考。萬里聞訃。五內摧裂。曾不得  
啣。噍躑躅於側。曾不比於鳥獸。馬柰何。柰何當復柰  
何。屬在胄胤。冢宅喪主。於此不歸。是無父也。歸而不  
告。是無君也。無父無君之人。執事奚辱。役烏執事。若  
矜其情而賜之告。使襄事寧凶。遄歸反役。維情與憲  
實兩兼之。草土之言。非所以瀆公聽聞私門之故。未

可以戚我執事亦自知之然執事仁人也錫類者也  
哀有喪者也必欲歸處不肖者也故敢以私于左右  
臨狀荒眩不知所宣

謝歐陽子重書

不肖遭先君子之喪歸情也稽於禮則古缺比於律  
則今無星奔之懷翰如奮飛俟命中路皇皇罔措僕  
人回伏承手教知為不肖公言以疏矣又獲見牘草  
洽君臣篤父子酌情憲制義命亡於禮者之禮也其  
動也中執事處我勝我自處非夫重人極扶世教者  
其肯為此又非夫正學之淵粹文宗之世胄其能為

此不肖不佞豈以臺下撫已多而私頌作德哉吊容

其肯為此。又非夫正學之淵粹。文宗之世胄。其能為  
此。不肖不佞。豈以臺下。撫已多而私頌。作德哉。吊客  
盈坐。莫不動容。擊節。以膺盛德。而佩高義。況在不肖  
之身者。不肖天地罪人也。茲獲申其情事。少逭其不  
孝。死且不朽。若猶幸存。視息不隕。其世生之一日。公  
之德之賜之及也。豈惟慎也。受賜先君子重泉實昭  
感之。不肖不忘先君子。其敢忘執事哉。匪不敢忘。將  
不能忘。匪不能忘。焉忍忘之。臨書涕泗交頤。哀感切  
骨。不知所云。

與金鶴卿書

自七月之變。分手非所。不面之濶。貺焉五年。斷金睽

于參商。渴瓊發于寢寐。如何其可聊也。惟別之後。兩  
枉珎翰。一投嘉藻。啓緘伸紙。喜與怍會。既覩手跡。兼  
照心素。滯荆之跡。雖同仲宣。投沙之懷。曼異賈傅。欣  
恫欣恫。幸甚幸甚。亟欲嗣音。仍闕便驛。遷延至今。傾  
翹益勤。走僂弱之軀。不耐瘡癘。戊子春月。忽中末疾。  
篤癘沉痾。行動仰人。窮荒絕域。乏醫鮮藥。閉門抱影。  
越歲踰時。近兵燭甫定。而扎瘥大侵。繼之蓬心。搖兀  
難以托根。波臣涸轍。又復轉徙。孤懸浮寄。望鄉益遠。  
無悰寡侶。較頃彌甚。儋石同粟。里而室無。阿舒之愉。  
遲暮如子雲。而門無好事之問。僻遠視瓊儋。而館無

白鶴之假寂。莫均柳永而遊。無黃溪之適。時復靜言。

遲暮如子雲而門無好事之問。僻遠視瓊儋而館無  
白鶴之假寂。莫均柳永而遊無黃溪之適。時復靜言  
追惟疇曩。承清塵於俊造。削華景於英流。桑梓芝蘭  
之契。宴笑過從之雅。微言疑義之析。酒賦琴歌之懽。  
炳焉服膺。宛猶昨暮。忽爾影響。曠若隔世。存者如辰  
星之望。逝者有宿草之悲。老子芻狗之談。釋氏露雷  
之喻。其最得乎。獨居多暇。感集悲來。輒藉此言。詮以  
濯情。素高朗之懷。其有同哉。離索以來。久廢觚翰。漫  
爾有作。不能多所錄。于別帙者。是茲用附之。去櫝庶  
傳千里之文。恣可代一夕之話。欵襟其遼。覩縷莫罄。時  
有南風。更冀良訊。

與徐用先書

頃歲七月之變。微命如紕。懿親不及別。檻車不過門。茲何辰也。自觸天網。以為執事憂。旋念瘴域為擇善地。項踵之克全。則子實賜之。走不敢忘其身。其敢忘子乎。間者濶焉。再辱教言。一拜雅什。慙荷之益加。作報之未間。酬德之無由。諒能鑒之。伏在草莽。不知外事。聞諸道路。不識信否。執事與以道。並嬰嚴飢。俱編行戍。驚與嘆會。豈忍喙哉。殷憂之不隕。大難之無虞。則實有相之。猶竊自念曰。兩公庶其來。滇乎則同患。者猶有覲也。互問而無徵。屋望而不來。乃今知之。越在遼碣。是區區微願。而不余畀也。命之屯蹇。信也。之



者猶有覲也。互問而無徵，屋望而不來，乃今知之。越在遼碣，是區區微顛而不余畀也。命之屯蹇，信也。之于懷，其余同哉。嗚呼！途之畏者，莫如宦任之重者。莫如身事之難者，莫如患處之善者，莫如道。子乎？子乎！以畏者去則輕，以重者幸則全。以難者行則素，以善者求則得。復奚喟焉？復奚媿焉？走昔承下風于子矣。今復為子誦之，且入而旣遺之矣。天者可定而必乎？他日携手里社，接景桑梓，餘生猶有良冀也。急使遽書，意滿辭塞。時有南風，更望嗣音。

荅重慶大守劉嵩陽書

走之仰止，足下久矣。所傳聞于永昌張愈光者，尤悉。

癸卯之秋愈光北上走則暫歸約同謁執事於渝此  
彥會也張以病不果行走以獻歲甲之鼉路貫貴治  
竟逢其違匆匆勿勿留手筆付馬生以荅前款區區  
拳拳未蕝萬一童永昌來乃辱賜盪櫛豐踰千言始  
則善誘之泰甚中則相知之已深末復相期之極摯  
走雖耄昏敢忘酬旃下走賦質愚戇天稟倔強不能  
以過情接物虛言定交獨重欽下風憬矐高躅緊有  
由矣自昔文人類略細謹仰高明則濯纓清冷牽絲  
壁立不依禾絹不謁黃齠不近冰峰此固鄙人之沃  
聞鏤膺者也邇者霸儒創為新學削經刻史驅儒歸  
禪緣其作俑急於鳴儔俾甘共易入而一時奔名走

聞鏤膺者也。邇者霸儒創為新學，削經刻史，驅儒歸禪。緣其作俑，急於鳴儔，俾其易入而一時奔名走譽者，自叩胸臆，巨以驚人，彪彩罔克，自售靡然。從之紛其盈矣。蟬蛸撼樹，謂游夏為支離；聚蚊成雷，以舒雄為小伎；豪傑之士，陷溺實繁。執事則獨復不染，特立無緇。此又鄙人之沃聞鏤膺者也。走少而多疾，長也無竒，然竊有狂談，異于俗論。謂詩歌至杜陵而暢然，詩之衰颯實自杜始；經學至朱子而明，然經之拘晦實自朱始。是非杜朱之罪也。玩瓶中之牡丹，看担上之桃李，效之者之罪也。夫鸞輅生於椎輪，龍舟起于落葉山，則原于覆篋。江則原於濫觴，今也壁口則乞丐。

沾其賸馥殘膏。猶之瞽史誦其墜言。衍說何惑乎道  
之日蕪。而文之日下也。竊不自揆。欲訓詁章句。求朱  
子以前六經永言緣情。效杜陵以上四始。斐然之志。  
確乎不移。而影頽吳泉。昏及趙蔭。跡類愚公。力疲夸  
父矣。束髮以還。頗厭進取。幸茲荒戍。瑟居得以息黥  
補削。回惟千鈞之弩。一發不鵠。則可永謝焉。復效枉  
矢。飛派嚆箭。妄鳴乎。故無寧效昔人。放於酒。放於賞  
物。且又文有仗境生情。詩或托物起興。如崔延伯每  
臨陣。則召田僧超為壯士歌。宋子京修史。使麗監難  
椽燭。吳元中起草。令遠山摩諭縻。是或一道也。走豈

能執鞭古人。亦聊以耗壯心。遣餘年。若所謂老頭次。

椽燭吳元中起草令遠山摩踰縻是或一道也走豈  
能執鞭古人亦聊以耗壯心遣餘年若所謂老顛欲  
裝風景不自洗磨者良亦有之不知我者不可聞此  
言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尊諭托忘機忌之教則豈  
敢當也然借以逃尺寸之負俗斯則受貶諒厚不敢  
文過末復以見志垂載為勗此叔達汲王無功盛心  
也愈益不敢承焉壯膏之炷欲燼游岱之魂將至捧  
誦良書深負德愛爾馬生辱不鄙後進置之文翁石  
室然下走之私不獨為一人淑惟渝為郡當蜀之半  
士子之質莫有可以升君子之堂者亦恐染於新學  
流之枯禪將至擿埴索塗不特黃茅白蒿耳矣回其

狂瀾是在海若，俾石室之風移渝城之境。油雲普覆，時雨澍沾。馬生其乘常之先乎？敢併及之。

荅劉南坦司空書

奉別以來，星紀卅易，閏餘八更。逖瞻宮牆，邈在雲漢。何嘗不望南颺而引領，向東晷而搖心。顧空谷隔于便郵，俾嗣音阻于馳問也。顧箬溪公來承惠以手帖，賜之佳篇，并扇墨之貺。一一拜嘉，英躔愈穹而不遺幽遐。林居益深而迨及鄙賤，服膺無已。言謝曷罄，走桑梓未邁。蒲柳先衰，已求田滇。叵問舍昆池，烟霞為朝夕之賓。林泉作羈栖之主，虛播無實之名。多取造

物之忌，雖有漫興之吟，不敢聞于時英。雜著之編，

朝夕之賓林泉作羈栖之主虛襍無實之名多取造物之忌雖有漫興之吟不敢聞于時英雜著之編非祈傳于來世執事獨判迹求心愛忘其醜尊諭獎借過情非所敢當也丁未之秋遊華亭寺古壁上見高製有名山朝翡翠滇海有餘空之句在誦沈吟久之作絕句三首欲寄而無便茲觀扇上尊作前篇首句乃暗與鄙作同韻昔元白嘉陵長安寄詩同韻絕類千里神交非偶然矣然不肖敢附昔人批三詩書之別紙欽仰惟多筆墨奚盡

與升菴楊太史書附

劉繪

春初得幸文駕經渝適僕上敘瀘謁御史府乃辱書

留加腴物與諸相識寄聲勤懇具之僕還自嘉州急  
尋動定已邈然不可即又勞苦官務之縻莫敢追從  
是。人。生。於。異。人。會。合。便。不。能。遂。意。然。則。亦。有。所。靳。耶  
但。自。滇。至。巴。渝。跨。越。萬。餘。里。得。奉。足。下。顏。色。與。之。供  
笑。語。偕。登。覽。及。訪。古。搜。竒。叩。經。問。字。未。必。皆。千。里。一  
人。何。獨。至。僕。而。難。之。且。僕。起。宛。洛。足。下。稅。駕。點。蒼。周  
迴。又。不。啻。萬。餘。里。其。同。抵。于。渝。蓋。百。年。身。一。遇。却。舛  
錯。神。巧。若。預。為。趨。避。或。者。彼。此。傾。慕。將。有。所。議。論。而  
增。益。其。所。未。嘗。有。者。此。其。會。合。之。數。尤。竒。有。不。在。常  
者。例。也。雖。然。古。之。哲。人。曠。世。苟。以。道。相。通。不。必。合。併

以形身固自有神相感而響音相應者矣業本女南



者例也。雖然古之哲人曠世苟以道相通不必合併以形身固自有神相感而響相應者矣。僕本汝南賡末之學道不足以華躬文不足以衡世徒以狂愚取人垂刺又負單僻之性凡與人交識惟期意氣任情可否以是憐察者少仇疾者衆顓駘罔所陶煦曷能遠動足下但僕之仰于足下者有年方其挾策西蜀賜對明光垂虹掣電振耀宇內知足下為相如揚雄其人也。至操觚藝苑校書秘府辭調敵乎金石頌聲叶于韶濩知足下為劉向王褒其人也。至櫻時吐氣舒悃飛章叫閭闔于五奏攀琅玕而九死知足下為賈誼晁錯其人也。及今成集所著士人所傳傷時述

懷其孤憤結憂之聲憫流離歎瑣尾者又競英綴彩  
燦玄珠而流華寶凌蹤乎七子飛蓋乎四傑又知足  
下為鮑明遠謝玄暉其人也非僕能為誣諛之辭今  
天下纓綬之士類能著耳目焯焯者不足深論獨于  
脫略禮度放浪形骸陶情于艷曲耽意于美色樂踈  
曠而憚拘檢此天下後生徃徃惑之袍尺寸者又從  
而譏訕以為困躓夷險降志辱身厭溺嗜慾不超玄  
遠其略知足下者又為足下之才之惜以僕之愚矇  
乃知足下之微夫人情有所寄則有所忘有所譏則  
有所棄寄之不縱則忘之不遠譏之不深則棄之不

篤忘之遠則我無所貪棄之篤則人無所忌無所忌

有所棄寄之不縱則忘之不遠譏之不深則棄之不  
篤忘之遠則我無所貪棄之篤則人無所忌無所忌  
而後能安無所貪而後能適足下之所為將求夫安  
與適也古人載西施卧酒家買田宅擁聲妓皆豪傑  
蓋世之才豈獨無抱尺寸者之見也足下此意亦有  
知者而未必試之也僕實得所試矣何則竊觀足下  
自蒙難以來嘔心苦志摹文續經延搜百氏窮探古  
跡鑿石辨剝泐破塚出遺忘今中土傳播所述其他  
未及盡見自僕所睹記如經學則丹鉛錄詩學則詩  
話錄古文則金石錄雜著則如墨池錄錄併曲譜書  
畫譜皆窮二酉攻九丘斷編雕蠹有僻儒苦士白首

坐蓬藿日自續索所不能盡而謂竭精荒神蕩于逸  
欲聲色者能之乎僕以此謂知足下與世人頗深未  
知是非夫以足下負世重望今生未知得一晤言否  
乎書於僕推羨太過昌黎以文章振八代卑習當時  
學者以斗山相高迄今千年莫有馳駕者今足下愛  
僕甚不覺過擬近世士夫以書往來率為游辭浮說  
互相羨譽受之者不察名實居然欣樂此俗態之薄  
有道者不為也今足下其俯于俗而貶損以同之乎  
其有所過聽以僕為可進于學為有道者之實乎夫  
以僕之愚雖無進于學之資而其志則不敢以懈惰  
自廢其舉動不敢大謬于古人彼豐辭駛道豈能

以僕之愚雖無進于學之資而其志則不敢以悔悟  
自廢其舉動不敢大謬于古人彼豐辭腴道豈能因  
昌黎十之二三但其貧賤守孤芳不以餓死為憂而  
屏息累足待命于顯貴者之門此等事猶薄退之不  
為既與足下神交欲副其相推之盛心則不得不盡  
其狂馬秀才仁和持三月十二日書俱得悉意秀才  
氣宇清曠持讀書未嘗持苦今朝夕乘閑講論俾就  
本實想後來有可望庶不負足下成就人才之意已  
後暇豫得好懷思猶與發新文數十篇以明已志總  
括向所論著使前自漢以下諸子皆不足稱並天下  
後世燦然睹楊氏為一大家傳之者將續述如荀卿

孟軻此一隊力量微足下其誰能勝之其誰能任之  
僕淺陋何足知仰足下之高又不能已于多望惟昭  
賜慈鑒察其愚心而垂採納焉

太史升菴文集六卷終

大史子卷之六



